

婚恋家庭

都说婚后一年是“纸婚”，这个纸到底是什么纸？砂纸还是白纸？“80后”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砂纸”生活。嫁给“凤凰男”出身的省委办公厅秘书管桐后，顾小影发现，无论是农村公婆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还是管桐作为一名政府官员的业余爱好、行为习惯，甚或两人对待事业与家庭关系的态度，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与摩擦……



顾小影第二次离家出走

早晨，门外陆续有人下楼去上班，顾小影呆呆地站在客厅里，看着管桐满脸的怒火，脑子很乱，她好像失去了辩解的能力，只能看着管桐的嘴巴一张一合，声音越来越大！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书房的门“吱呀”一声打开，顾小影下意识地扭头，看见魏艳艳站在门边，颤颤巍巍地看着他俩。在看见顾小影的一刹那，魏艳艳的眼神明显地一瑟缩。然而也就是这一瑟缩的瞬间被管桐捕捉到了，他的火气瞬间翻了一番。他想忍，可是没忍住，终于还是冲顾小影吼出来：“顾小影，艳艳她不过是个孩子，你看你把她吓成什么样子？我听她说昨天你还打击她？你好歹也是当老师的，你怎么能这么无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你不觉得这种‘好为人师’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伤害吗……”顾小影以为自己的耳朵坏掉了。她吃惊地看着管桐，几乎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

顾小影的头终于剧烈地疼起来，从昨天中午听说宋锦西失踪到现在，她似乎总是活在泪水和咆哮声中。二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她感觉自己的太阳穴都在跳，要很努力克服疲惫和头疼，站在这里，听这些指责。她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也不知道自己得罪谁了，可是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把责任放在她身上？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冲她吼？

顾小影终于崩溃了。她抬起头，看看一脸畏惧表情的魏艳艳，再看看还在火冒三丈地数落自己的管桐，突然忍不住尖叫：“住嘴！”管桐被突然爆发的尖叫吓了一跳，魏艳艳也吓坏了，张大嘴巴盯着顾小影看。只见顾小影脸色苍白地指着管桐和魏艳艳：“你们凭什么这么指责我？你们在我的家里走来走去，你们影响我的生活，我又不是你们的老妈子，凭什么总是一副我欠你们的表情？”

她指着魏艳艳：“我就该陪你找工作吗？”再指管桐：“我就该给你做饭洗衣服吗？”她的眼里渐渐盈上泪水：“你们一个个，凭什么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自杀的自杀，出走的出走，找不到家的找不到家，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你们的啊？”

二十四小时内，她终于第二次歇斯底里，她指着管桐，几乎扯着嗓子吼：“管桐，我告诉你，我讨厌你爸妈，讨厌你们全家！我讨厌——”“啪！”话没说完，管桐的一巴掌终于落下来！顷刻间安静得一片死寂。

顾小影捂着脸，呆呆地看着管桐，余光里，还有魏艳艳有点惊恐又隐约有些出气的表情。几秒钟后，顾小影的身子晃了晃，在感觉到要倒之前伸手扶住墙。她瞪大眼，努力克服一阵又一阵的头晕，死死盯着管桐。管桐显然也被自己的行为吓到了，怔怔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顾小影觉得自己的大脑短路了。她全身发飘，好像悬在半空里，眼涩涩的，每眨一下眼皮都引得一串粗筋的疼。她脸色白得像纸，过了很久才攒了一点力气，努力克服双手的颤抖，在安静得可怕的空气里，扶着墙站直了，声音略有些哆嗦，慢慢地说：“对不起。”

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管桐和魏艳艳都依然呆呆地站在那里。或许他们都没想到她会说出这三个字，但顾小影知道，这三个字，耗尽了她的全部力气。

她几乎是头重脚轻地快步走向门口，管桐试图抓住她，但被她甩掉了手。她走得那么快，快得像一阵风，等到管桐终于如梦初醒般追出门去的时候，她已经用她自己都不记得曾有过的速度跑出院子，拦下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

早晨车来车往的路边，管桐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悔不当初”。

第二次离家出走，顾小影的身体却很争气。她不仅没有生病，而且还可以冷静地给自己本科与研究生时代的同学打电话，请他们帮忙寻找一些实习岗位。她还能头脑清醒地回自己的教师公寓里收拾了几套备用衣服，再马不停蹄地坐车赶回市区，找许莘避难。她甚至没有忘记在对许莘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时，嘱咐她千万别让宋锦西知道。她怕这个心思敏感的小姑娘难过，更怕她又把不相干的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

就这样，顾小影开始在许莘家睡得昏天黑地。因为连续两天都没有课，她干脆把手机也关掉。这中间偶尔醒了就翻一点许莘的零食吃，吃饱了再意气风发地睡去。

第四天，顾小影去学校上课，还没走到教师休息室，迎面就看见江岳阳像炮弹一样冲过来，嘴里喊：“顾小影，你死到哪里去了？”顾小影忍不住翻个白眼，心想：看吧，用脚指头想想都知道在过去的两天里管桐没少给江岳阳打电话，否则他不会一脸愤懑的表情，一看就是被骚扰得不轻。在这里交代一下，江岳阳是管桐的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

名人有约

从恶童出世，到不羁少年，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从维系四年的初恋，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再到父母之恩、为子之孝，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从当年一脚“狗屎运”踏入央视，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再到《幸运52》的从天而降，《非常6+1》《梦想中国》《咏乐汇》的异军突起。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感悟、感恩，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

19岁，我和哈文一见钟情

我爹告诉过我，上大学，有几件事很关键，头一件就是交女朋友。但是上大学以后好几个月，我都很自闭，不和同学来往。老觉得自己是偏远地区来的，和大城市的孩子们玩不到一块儿去。

每周末我都去中央美术学院画画，那会儿还是老教学楼呢，晚上就住在协和医院后面的小平房里，学生宿舍。去美院得坐公交车。经常是这样，我在马路边等车的时候，就看见我们班一帮男生女生在马路对面也等车，结伴出去玩儿。我们播音系只有一个专业，一个班级，学生人数39，据说是建院以来最多，男女生各一半。

很多女生对我感兴趣，我是她们餐后寝前的话题人物：这个男生很怪，不说话，走哪儿都背个画夹子。但我只对其中一个女生感兴趣，她就是哈文。

在阶梯教室上课，哈文恰好坐在我右侧，我们俩中间隔着楼梯。我用右眼瞄她，侧脸轮廓很美，就这么一眼，我对她“一见钟情”。上课时，我常常骚扰她。我从本上撕纸，用铅笔给她画像，速写，画完以后用圆珠笔细细涂，慢慢磨，弄出立体感来。涂磨好了，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就伸过胳膊去捅她。“哎，哎！”我嘴里叼着笔，斜眼觑着老师，拿俩手指头夹起那张纸递过去。“讨厌！”她白我一眼，“嚓”地把画抽走，一脸不屑。我完全不知趣地一笑，再撕张纸，接着画，画完又递给她。“你不上课？”她又白我一眼，嘴角却忍不住往上挑一下。

我知道，有戏了！

开学后不久，快到圣诞节了，我们班同学聚在一起包饺子，其实也是找机会热闹热闹。哈文是穆斯林，大家专门从

回民营买了羊肉馅。我自己瘦，所以偏爱胖乎乎的女孩儿，哈文特别符合标准。吃完饺子，大家一块儿跳“黑灯舞”。我搂着哈文三步两步乱转，正值青春，血脉贲张，心想此时不表白，何时表白？

“哈文，你心目中的男朋友什么样？”我心怀叵测地问。“至少一米八吧！”一句话把我噎住了。上来就说身高，这不明显冲着我来吗？但人家话已经说到这儿了，绕也绕不开。我只好多问了一句：“最低底线呢？”她迟疑了一下，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怎么也得一米七五吧。”这么说我就有自信了。我底气十足地告诉她：“上礼拜体检，我一米七五五！”

表白之后，哪想麻烦了，她不理我了。伤自尊了？不至于吧，我没说什么出格的话啊。没看上我？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小伙子长得挺帅，挺有异域风情，再说她看我的画还老偷着笑呢。

过了些日子，看我没头苍蝇似的，她估计也不落忍，约我到了个地方，很委婉地说：“那事儿，我爸不同意。”“为啥不同意啊？”我猴急猴急的。说起她家，大伙儿都觉得挺神秘。开学第一天，哈文是坐着一辆小轿车来的。那时候的学生都思想简单，即便如此，也没人瞎猜她到底什么来头，还是一样的平常相处。直到后来，我第一次去她家，和她爸见面，也不知道老人家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爸说，现在还年轻，以学习为重。”她很听父亲的话。“咱俩除了一块儿吃饭就是一块儿学习，没干别的啊！俩人学不比一人学好吗？”我摆事实讲道理，挑战她爸的权威。谈恋爱就耽误学习？偏见。

见她有点儿答不上来，我乘胜追击：“你觉得我怎么样？”“挺好的。”“那不就

完了吗？你觉得我好，我也觉得你好，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那时候她没我心眼儿活，我说两句她就无言以对了。

“你再考虑考虑，啊？”我巴不得她马上表态。“我……再想想吧。”最后她犹豫地来了一句。一朝没搞定，我开始装颓废，整天闭门不出，不见人，不刮胡子。本来就瘦，一蓄了胡子，更显得憔悴、沧桑。我鼓捣班里男生把这阵风儿吹到哈文那儿去，瞧瞧李咏，为了你，都成什么样了？

当然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当我遇到哈文的时候，表现得十分清高，根本不带侧目的，让她也尝尝啥叫失落。怪了，我不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啊，可是恋爱面前，这些小心眼儿、鬼主意，想都不用想就来。

一次，我帮同学排话剧，当导演。刚好哈文也和同宿舍的女生一起来看。我远远地看见她来了，激动啊，心“怦怦”猛跳。但我不理她，更不和她说话，假装特酷特投入。

“那谁，你这个地方动作可以再大点儿！”“你，语气再强烈点儿！”

我知道她看我呢，所以表演得格外卖力。过了一会她走了，估摸着已经走了挺远，我特想回头看她一眼，但还是忍住了，告诉自己：“别回头，万一被她发现了呢？”但我知道，她对我的好感肯定多了一层。

商战风云

数年前，在一次股市的多、空之战中，以赵云狄、林康为首的私募基金——金鼎投资，和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达成锁仓协议分食利益。孰料，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鑫利投资背信弃义，导致金鼎投资惨败。以至于其基金掌舵人赵云狄跳楼，林康远走海外。数年后，林康回国组建私募基金——鹏达投资。在摄取巨大利润的同时，暗中积蓄力量，以期与鑫利投资进行最后的决战……

赵云狄被高利贷所逼跳楼身亡

赵云狄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罗邦那条绿绿的跌停一筹莫展，“柴火棒”带着一群穿黑色西服的人走了进来，对赵云狄冷冷说道：“赵总，到还钱的日子了吧？”赵云狄站起来，哑声说道：“柴老板，再宽限我几天好吗？我只凑了一百万——”



“柴火棒”冷笑道：“再宽限几天，你也凑不齐剩下的二百万了。你的罗邦天天跌停，哪里还有人买？别再做青天白日梦了，赶快还钱吧！”

林康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说道：“柴老板，现在我们真的没有钱——再宽限我们几天，给你筹措一下。”“柴火棒”上下打量了林康一阵儿，问道：“你是谁？”“金鼎公司总经理助理，林康。”“哦，林康，既然你是总经理助理，那个账也有你一份儿。好了，二位，现在还钱吧。”“柴老板，我们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借遍了所有人，才凑了这一百万，剩下那二百万，再宽限我们一个星期，我们再给你加五十万的利息，如何？”林康恳求道。“再加五十万？好是好，只是再往后延长日期，我回去不好向兄弟们交代。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还钱的，缺一分钱都不行！”“柴火棒”从腰里拿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尖刀，不停地在沙发扶手上划来划去，刀锋将扶手上的皮

子割得支离破碎，露出里面的海绵来。

赵云狄费力吞咽了几下唾沫，很艰难地对“柴火棒”说：“再宽限两天，就两天——我一定将剩下的二百万给你筹措到！”“柴火棒”盯着他，冷笑道：“借钱时我已经再三提醒你，让你慎重考虑。现在，我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帮不上你什么忙。即使我答应，后面这几位兄弟也不答应啊。”他身后那几位彪形大汉面色冷峻冷冷地盯着赵云狄。赵云狄坐在那儿，闷着头抽烟，冷汗涔涔地从脸上淌了下来。

“好吧，送赵老板上路。”“柴火棒”一挥，后面上来两名彪形大汉，架起坐着的赵云狄就走。“慢！你们要干什么？”林康拦住他们。“你说干什么？送赵老板上路！”“柴火棒”在林康身边站定，阴冷地说：“柴老板，贵公司一向和气生财，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今天为什么为了区区二百万就要人性命，太不仗义了吧。”林康怒视着“柴火棒”说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还不上钱，就得要命。对了，林老弟，你不是金鼎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吗？这还债的事儿也有你一份儿，你可别躲哦。我先送赵云狄上路，接下来就是你。来人，给我架起来！”

赵云狄奋力挣开那两人的捆绑，站在窗边，留恋地望了一眼四周，风呼啸着吹了进来，卷起白色的窗纱缠绕在他身上，好像要留住他片刻。赵云狄转过身，凄然一笑，向后倒去，像羽毛一样轻飘飘地消失在空气中。

2000年冬天，北京特别冷。整个城市笼罩在阴冷的寒流中，灰蒙蒙的天空除去下雪，就是下雪，迟迟见不到阳光。走在灰蒙蒙的街道上，让人感到莫名的沮丧，常常有一种落泪的冲动。

自从赵云狄跳楼身亡后，林康也深受刺激，一直住在梁小婉家。这天，林康见梁小婉在雪地上吃力地推着手推车，要出去卖盒饭，就问道：“你去卖盒饭？”梁小婉笑道：“是啊，不去卖盒饭，我们吃什么啊。”林康说道：“等等我，我也和你一起去。”梁小婉疑惑地问道：“你去干什么？”“我要跟你一起去卖盒饭。”“你在家待着吧，一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跟着我去大街上卖盒饭，让人笑掉牙了。”梁小婉笑道：“别人笑不怕，只要你不笑就行。”林康说着推起小推车就往外走。“你真的要和我一起去卖盒饭？”“那还有假？快点儿，我去快餐店等你。”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林康已经习惯了和梁小婉推着车给各大公司送盒饭或者到菜市场卖盒饭的生活。那些大公司里的白领有认识林康的，见他提着成箱的盒饭穿梭在写字楼里，忍不住相互间窃窃私语：“听说他在一家私募里当总经理助理，怎么卖起盒饭来了？炒股赔了？”“他们总经理跳楼自杀了——听人说是高利贷逼的。”

一天，大雪，两人送完盒饭往回走，走到一家婚姻登记处门前，一对青年男女拿着结婚证幸福地从那里走出来，梁小婉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羡慕地静静看着。林康走过去，从后面圈住梁小婉的腰轻声问：“想结婚吗？”梁小婉浑身一震，呆立在那儿。林康又一次轻声问：“小婉儿，想结婚吗？”梁小婉回转身，望着林康的眼睛，柔声说道：“想啊。”“那我们结婚吧。”说完，林康单腿跪地，拉着她的手说道：“嫁给我吧，这辈子我娶你！”路过的行人、车辆都停了下来，站在雪地里大声欢呼着，拼命鼓起掌来。